

四大古典文学名著赏析

白祖诗●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名著赏析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四大古典文学名著赏析/白祖诗著.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2. 3

ISBN 7-5367-1856-X

I. 四... II. 白... III. 古典小说—文学欣赏—中国—明清时代 IV. 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1264 号

责任编辑	晋存真
装帧设计	何志明
书 名	四大古典文学名著赏析
作 者	白祖诗 著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昆明大观路 94 号) Web: http://www.ynbook.com E-mail: ynbook@vip.163.com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0.125
印 制	云南民族印刷厂
字 数	216 千
版 次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7 月第 1 次
印 数	1-2000 册
书 号	ISBN7-5367-1856-X/I·553
定 价	18.00 元

自序

1

《红楼梦》、《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四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长期在民间广为流传,妇孺皆知。其影响可以与孔孟老庄佛经相提并论。这种影响不止是理性、伦理方面的,也是感情、审美方面的。

许多人对这四部著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不少有价值的观点成为读者的良好向导。但令人遗憾的是:也有一些研究具有偏颇的性质,对众多读者产生了有害的误导,特别是对这些伟大作品的艺术特色的探索还是很不够的。

例如,对《红楼梦》的研究汗牛充栋,但真正对曹雪芹的艺术天才的个性特点作出深入分析的似不多见。有的著名作家的评论,初看似乎很有道理,仔细思考,却免不了以世界文学伟大创造的共同特色的一般概括来取代对这部作品独特艺术个性的研究。《红楼梦》具有世界上杰出文学作品共同具有的许多重要艺术成就,但它更有完全属于自己的独特创造!很难说在这方面已经不需要关注了。

又如,美学界一方面常常抱怨中国缺少悲剧作品,另一方面却对《水浒》的伟大悲剧价值视而不见。“招安”本是一件有着深刻历史内涵的悲剧事件,它以巨大艺术魅力描绘了两种伦理价值冲突导致的悲剧,具有极高的审美意义。可是,有的作家、导演却参加了扼杀《水浒》悲剧审美内涵的

“创作”。

笔者绝不敢自以为高于许多名流,只是在思考了几十年之后,觉得自己也有一些有趣的见解,特别是探索这些著作有独特个性的社会价值与美学价值的见解,也许对理解作品有所帮助,特此写出来,献给对古典小说有兴趣的广大读者。

目 录



自序	(1)
第一章 读书与审美	(1)
鉴赏的创造性	(1)
作品的感情	(4)
人物形象	(9)
作者的独创性	(16)
第二章 怎样欣赏《红楼梦》(上)	(21)
古典小说成就的高峰	(21)
曹雪芹艺术天才的特征	(27)
典型回目分析	(46)
诗词与行令	(53)
语言个性化	(57)
第三章 怎样欣赏《红楼梦》(下)	(67)
热烈的赞歌·悲痛的怨曲	(67)
勇敢的倾吐·执着的追求	(74)
曹雪芹的伟大创造精神	(81)
第四章 《水浒》的艺术成就	(88)
人物形象的创造	(90)
对比与拉放	(109)
语言艺术	(118)

后半部的艺术失败	(125)
第五章 《水浒》的思想价值	(129)
观察角度	(129)
主题	(131)
关于招安	(134)
乌托邦与游民文化	(144)
《水浒》的悲剧色彩	(149)
《水浒》英雄的共性	(154)
第六章 《水浒》中的妇女形象	(162)
第七章 评《三国演义》	(178)
《三国演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178)
一个重大的美学话题——历史小说中的“虚”与“实”	(180)
人物形象分析	(188)
《三国演义》——中国智谋大全	(206)
第八章 《西游记》是一部伟大悲剧	(212)
大闹天宫——自由的颂歌	(213)
五指山悲剧	(214)
《西游记》的人物形象	(220)
《西游记》是武侠小说的源头之一	(228)

附录一 谈谈现代武侠小说 (230)

热门话题——艺术上的观察——武侠小说迷人的原因
——作为枷锁的武侠模式——三种社会效果

附录二 中国传统诗画的审美情趣 (260)

从一张中国画和一首外国诗谈起——传统的诗画题材
——人间、超人间与大自然——关于“雅”与“俗”

附录三 什么是美 (294)

什么是美——形式与内容——理性与感性——主观与
客观——个别与一般

后记 (314)

第一章 读书与审美



鉴赏的创造性

人们在欣赏作品时,并不是简单地、被动地去欣赏。欣赏文学艺术作品本身是一种带有创造意义的活动。当然,一位读者在阅读时表现出的创造性的多少和价值高低,很大程度要看他是否专心致志,要看他的审美水平。不过,绝不应把这种创造性看得太神秘,其实,几乎每一个人都在鉴赏过程中,或多或少表现出审美的创造性。

真正的美学对象不会是单纯概念化的说教,而是包含让读者自己去领悟的艺术形象。每一个人的主观经历不同,感情不同,审美意向与情趣不同,在欣赏时就会表现出各自的独特角度,这就是最简单意义上的创造。实际上,人们在欣赏时,已经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的态度和情趣加入作品中,对作品进行了“再加工”与“再创造”。作品在读者欣赏时,已经成为读者与作者心灵交流的统一体,成为读者与作者共同享有的对象。

举一个最普通的例子,人们在观看京剧时常常喝采或喝倒采,喝采或喝倒采强烈地表现了观众的主观审美意图,是最常见的审美创造性。人们在阅读时,常会在某一个地方发笑,在另一个地方流泪,而不同读者发笑与流泪的地方并不完全相同,这就是创造性——虽然只是低级形态的创

造性。高级形态的鉴赏创造性则能从作品中发掘到独特的美学价值,形成独特的审美评价,能提高或影响别人的审美趣味。在评论文艺作品时,我们不仅应该注意某人的观点正确,某人的观点错误;也应该留心高水平的鉴赏者能把更多、更好的审美趣味带给广大读者。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相信自己有创造的能力,在阅读文艺作品时对自己的感觉完全可以大胆发表,不必处处依赖批评家,靠批评家的指引,虽然每一个人又都不应该拒绝接受别人较高水平的审美判断。

可以举出中国人熟知的“推、敲”的典故加以讨论,胡适《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九引《刘公嘉话》记载贾岛的故事:

岛初赴举京师,一日于驴上得句云:“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始欲着“推”字,又欲着“敲”字,练之未定,遂于驴上吟哦,时时引手作推敲之势。时韩愈吏部权京兆,岛不觉冲至第三节,左右引至尹前,岛具对所得诗句云云。韩立马良久,谓岛曰:“作‘敲’字佳矣。”

韩愈说“敲”好,有他的道理,并为后人广泛认同。“僧敲月下门”,“敲”字令人产生空间回响的效果,声音在孤寂山林空间穿越,造成“空灵”意境,使人得到极高审美享受。可近代美学家朱光潜却认为“推”字更好。“敲”表明寺内有人,并不十分孤寂,若用“推”字,僧人独自出去,又独自归来,门户半掩,轻轻推开,悄然无声,影因月动,更有意味。

究竟韩愈的话对,还是朱光潜的话对呢?这是一个典型的欣赏者具有创造性的话题。其实,上述对“敲”与“推”的理解,是韩愈和朱光潜个人对形象的独特审美创造,固然对人们有启发,但不是绝对的是非定论,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审美感受作出自己的判断。这个例子对说明审美主体的创造性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面对一轮明月,各人可以有自己的审美感受,可以都是很有价值的审美角度: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李白

(游子思乡,几多深情!)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李白

(几多气势,几多悲凉!)

明月高楼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范仲淹

(九曲回肠,几多凄苦!)

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

白露横江,水波接天。

——苏东坡

(几分豪迈,几分潇洒!)

我们论述这些,是为了说明:在阅读作品时,读者自己有自己的审美意境和趣味,完全可以独辟蹊径。但同时,也要注意学习吸收别人的审美情趣,以不断提高自己的欣赏水平,更好发挥自己的鉴赏独创性。

作品的感情

有一种不好的习惯,就是离开作品形象,简单地凭若干话语或某些情节分析作品的内容,并作出作品思想政治内容的评价。这种文艺批评的方式一方面容易造成打棍子的简单化错误,另一方面又会引导作家的创作走向概念化道路,因而是非常有害的。

要分析作品的内容,对作品的社会政治与思想作出评价,应该对作品的感情加以分析。一切内容都是通过形象及形象激起的感情表现出来的,否则就不能称为文艺作品。所有概念化的作品,都缺少感人的力量,不能使读者产生深刻的审美移情,不能感染读者,即令有再好的意图和社会政治动机,有再好的思想,也没有真正的价值,因为离开形象的文艺创作是没有审美意义的。

叶昼在评论《水浒》时一再说,要写出这样的出色作品,得“面壁九年,呕血十石”,就是说没有作者极大的感情投入,写出好作品不可想象。只有作者以最深厚、最强烈的感情写出的东西,才能使读者产生深深的移情,才有真正的美感,也才能表现深刻的社会内容。狄更斯经常在写作后泪流满面的走出写作室,他是深深被自己创作的故事与人物形象打动了。托尔斯泰在写《安娜·卡列尼娜》时,最初是计划把安娜的通奸行为作为谴责对象的,但他在以丰富感情全神贯注创作过程中,越来越感到安娜值得同情的一面,他认为应该从人道主义立场原谅她。在肉欲与情爱支配下的安娜,不顾一切与情人相恋,终于走上不归路。虽然托尔斯泰极力描写了她丈夫的缺点,说明安娜行为的客观原因,

但她却未能自己真正原谅自己,潜藏在内心深处的不安是最后导致不幸的根源。安娜自杀了,托尔斯泰以巨大激情创造了一个令无数读者流泪同情的形象;但作品本身并没有对安娜的行为作出什么明确的结论,这都留给读者去鉴赏了。没有深厚的感情,不会是出色的作品。这就是文艺、审美与哲学、科学不同的地方。出色的哲学、科学观点或著作,需要彻底的、精辟的抽象分析,需要明晰的概念和准确的判断,哲学家与科学家在研究学问时应该尽量避免感情的影响。可是,没有丰富的感情就谈不上审美,谈不上文艺创作,概念与抽象观念应该尽量避免直接出现。

以郭沫若的创作为例。他早期的《女神》充满狂飚突进的热情,写下的诗篇有如火山的喷火口,给人巨大的奋发向前的感染,如长诗《凤凰涅槃》。下面是其中的几句:

生在这个阴秽的世界当中,
便是把金刚石的宝刀也会生锈!
宇宙呀,宇宙,
我要努力把你咀咒:
你脓血污秽着的屠场呀!
你悲哀充塞着的囚牢呀!
你群鬼叫号着的坟墓呀!
你群魔跳梁着的地狱呀!
你到底为什么存在?

诗中饱含着对几千年文明古国沦落的哀伤,充盈着对近百年饱受列强欺压的愤怒!读者在读这首诗时,当会受

到作者激情的感染。这种愤发激情正是诗篇的灵魂与社会内容所在。

同一位郭沫若,1958年4月21日在《北京晚报》发表了一首诗:《咒麻雀》。诗云: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
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
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
麻雀麻雀气太骄,虽有翅膀飞不高。
你真是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
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
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
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咒麻雀》说麻雀有“五气”,词句直白浅露,缺乏真正的激情,谈不上什么审美意境,只能算作打油诗。

鲁迅的《阿Q正传》,表达了一位作家对自己民族劣根性的深刻反思,阿Q的性格令人发笑,这种辛辣的讽刺能引起广大读者的感情共鸣,既有深刻的内容,又有很高审美价值。但是,认真的读者会感到作者对阿Q有着深切同情的一面。阿Q给人的感受绝不只是可笑,更可哭。鲁迅笔下的阿Q是一个既可怜又可笑更可哭的形象,是作者以血和泪写下的形象。如果不能体会到作者对阿Q丰富而复杂的感情,就不能算是真正感受到作品的审美价值,也就不能真正理解这部作品的社会意义。

《金瓶梅》大量描写了男女间的性关系,非常肉麻。许多朝代,它一直因此被列为禁书。解放后,相当长的时期中,只有高级干部才有机会阅读。我们应不应该把《金瓶梅》视为淫秽作品呢?兰陵笑笑生在写《金瓶梅》时,显然对西门庆的为人和淫乱抱有极大的仇视心理。不少批评家指出:作者是抱着对黑暗恶势力深恶痛绝的态度来创作的。虽然《金瓶梅》全书没有光明,尽写黑暗,但作者绝没有歌颂无耻、赞美污秽的意思;相反,作者对这一切“满怀怨毒”。《金瓶梅》对“财”、“色”的批判态度是很明显的。因此,完全不应该把这部著作列为淫书(正如郑振铎指出的,它的淫秽描写实是“佛头着粪”,可以适当删削)。更重要的是,作者对当时的种种社会丑恶现象有极其深切的感受,他以天才的手法,把自己对污浊“世情”的深入感受,通过对一个腐败家庭的描写尽情倾倒出来。书中过人的白描技巧,使一个个人物活生生地活动在读者面前,一言一行都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令人产生不由自主的移情,这种移情不是爱,也不完全是恨,而是一种深深的厌恶。《金瓶梅》写的是日常生活,没有《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里的那么多大事件,也少有令人大笑或流泪的地方。作者对人生的感情投入主要反映在对日常人生极透彻的感受与描绘上。写出这样的作品,要用毕生的精力与感情,要耗尽心血!当然这部作品的成功不仅是由于感情真挚,还由于作者出色的语言天才与艺术才能。对一个家庭日常生活能做到如此生动的刻画,实是古来无之。曹雪芹正是学习了《金瓶梅》卓越的手法才创作出了《红楼梦》。

说到《金瓶梅》,不妨简略谈一下贾平凹的《废都》。《废

都》对社会上许多消极现象也满怀不安,作者相当出色地描绘了社会存在的消沉现象,有一定的批判意义。可是作者一方面在批判,另一方面却对若干消极现象抱着旁观乃至欣赏的态度。这样,虽然书中的色情描写没有《金瓶梅》多,却颇有滑入色情文学泥淖的危险。对于男女性关系,作者自身抱着矛盾的态度,既认为应该放开享受,又有些顾虑。其结果是作品的倾向显得有些不伦不类,很难说清楚作者的感情,更谈不上感情的强烈与真挚。认真分析,可以说作者自己的心理处于一种“迷惘”状态。正因为一时的“迷惘”,很有成就的贾平凹才会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媚俗”之讥。总之,《废都》感情上矛盾导致的肤浅既有界定其审美价值的含义,也是评价其社会意义的尺度。

上述讨论不应该导致下述误会:作品的审美价值等同于它的感情倾向,因为感情倾向的评价容易受意识形态的左右。我们只是说:一部作品的审美价值和它通过形象表达的感情的真实性和深刻性密切相联,要理解作品的审美价值,必须特别关注它的形象的感情内涵。有些作品,倾注了作者非常生动的真情,描写又很具艺术技巧,即令其感情倾向被认为错误,也不能对它的审美价值加以否定。众所周知,美国人玛格丽特·米契尔的《乱世佳人》(即《飘》),明显有反北方(主张解放黑奴的一方)的政治倾向,甚至有同情三K党的倾向,但它的艺术成就却为大家公认。《乱世佳人》不仅只描写了政治感情,还生动描绘了人间的许多真挚情感与追求,成功地描绘了南北战争时的生活,它的感情十分执着,内涵很丰富。作者对她经历的生活充满挚情,写出的场面生动感人。特别是女主角郝思嘉的形象极为生动,

作者以自己的深厚情感创造了一位天真、任性、豪放、勇敢、大胆、泼辣、坚强的女性——一位非常出色的美国式女性，在中国、日本、俄罗斯都不会出现这样的性格。这部小说从出版以来，久盛不衰，与作品含有的丰富感情不可分割。

人物形象

一部作品的感情、涉及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都通过人物形象表达出来。人物形象对一部作品的成败实具有关键的意义。从审美角度看，人物形象塑造得怎样，常常是衡量作品艺术价值的主要尺度。

典型人物身上常常具有许多同类人物的性格特征。西门庆有许多好色之徒和花花公子的一般特色；王婆有许多油滑媒婆的一般特色；关羽、张飞、赵云有许多一般英雄的共同特色；杜丽娘有许多深藏闺阁思春少女的一般特色；安娜·卡列尼娜有许多通奸妇女的一般特色；娜塔莎有许多纯真贵族少女的一般特色；奥赛罗有许多妒忌者的一般特色；少年维特有许多痴恋者的一般特色……但如果把典型看作是许多一般特色集中于一个人的结果，就如著名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所说的那样，大错特错了。真正的典型形象，虽然常常包含了许多类似人物的特点，却又是完全独立的、具有完全独特性格的人物；不少非常成功的人物形象，很难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很难说他代表些什么共性。

贾宝玉的性格完全属于他自己。能简单地说他反映了许多贵族少爷的一般特色吗？或者，能说他代表了许多有反抗精神的青年的一般特色吗？能说他爱情至上者的化身吗……这些似乎都有一点粘边，但又全然不是贾宝玉。

就是把全部我们所知道的封建时代书生的形象都集中起来,加在一起,分析、抽象或归纳综合,也凑不出一个贾宝玉似的人物。这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精神世界,是完全属于一个人的独特灵魂。典型绝不是现实生活中许多个别人特点的概括与集中,典型甚至不是现实生活中能找到的多少类似的人物。典型首先是生活中可能出现的特种性格,是读者在阅读时相信其真实存在的、具有纯属个人灵魂的人物。至于典型形象中包含的一般内容,则视这一形象的丰富性与读者个人的感受而定。

在实际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个体。所谓好、坏、聪明、愚笨、开朗、活泼、外向、内向、慷慨、吝啬、坦直、阴险……绝不能充分说明一个人的性格。每一个人,不但有完全属于个人的特殊经历,有完全属于个人的对所有这些经历的特殊感受,有完全属于自己的种种特殊记忆的沉积,也有完全属于自己的对所有记忆、所有理智、所有感情的联结方式……一句话,有他自己的完全属于个人的灵魂。对周围熟悉的人,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就能猜出是谁;常常能预见到某人对某事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这就是说,普通人完全能感受到普通人的灵魂特征。可是,一旦写出作品,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作家写出的人物形象常常还不及生活中普通人的灵魂那样鲜明,那样令人产生完全属于这个人特色的印象。

真正出色的作家,能写出比生活中的人物更有个性特色、性格更丰满的形象。中国文学创作中突出的例子是王熙凤。像凤姐那样,性格非常饱满、非常独特的人物,实在是生活中也很难见到的。这是曹雪芹的伟大艺术创造。